

# JOEP VAN LIESHOUT

## 乌托邦, 反乌托邦?

青年时代的乔珀·凡·利斯豪 (Joep Van Lieshout) 曾在物理与艺术之间犹豫不定。

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领域, 同时代表着社会进步的动力和反思。

正如同他那些华丽巨大而又充满矛盾的作品, 徘徊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

他把社会比喻为F1赛车, 高效发达, 却也同时带来了重重危机和过度消耗。

“而且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他这样问我。

采访\_哈利·邓·哈托格 (Harry den Hartog) 翻译\_陈亚楠 图片提供\_凡·利斯豪工作室 (Atelier Van Lieshout) 编辑\_唐凌洁



Joep Van Lieshout在位于鹿特丹的工作室

出生于1963年的荷兰艺术家乔珀·凡·利斯豪以多重身份到过中国。早年, 他与Hans Lensvelt合作, 为上海附近的一家家具厂打造了一些桌椅和几个工作单元; 四年前, 他参加了上海双年展; 两年前, 他的一件作品进入了上海世博荷兰馆的“欢乐街”展出。他目前居住在自己位于鹿特丹的工作室旁, 拥有20名全职员工。工作室由一座旧仓库改建而成, 也是一处工业遗址——当地的第一座混凝土仓库。凡·利斯豪工作室 (简称AVL) 常使用玻璃纤维、木头和金属材料来制作雕塑、家具、厕所和活动房屋, 探讨着社会组成、权力结构、经济、革命、自给自足、新的部落组织, 以及生与死的经典命题。

**MW = Modern Weekly**

**JL = Joep Van Lieshout**

**MW:** 你的项目中是否蕴含传达给中国的信息?

**JL:** 我有一个名为“新部落迷宫” (New Tribal Labyrinth) 的项目和当代中国有一点关系, 在此我想

解释一下。这是一个虚拟乌托邦国家, 即一个部落的

平行世界。这个部落一直忙于生产和农业, 它们重塑

了工业革命。因此, 我所做的就是为这个部落复制了

所有的设备、机器和工厂。我现在正在制作一个鼓风机

炉、一个锯木厂和一个编织厂。这些是真正可以运作的

机器, 可以炼钢、锯木头、制作编织物。这些正是

文明所依赖的原材料。对西方世界而言, 工业革命是

我们从农夫进阶到现代公民至关重要的一步。你会看

到, 我所做的设备都比较原始。你可以说它们是一个新乌托邦的启示设备或机器。它们非常粗糙、笨重, 力求表现肌肉的力量。这意味着你需要好几个人一起才能使用这些机器, 而制作过程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得到一个成品。

我的想法与工艺美术运动 (1860至1910年间一场支持传统工艺的国际设计运动, 认为面对工业的不断入侵, 艺术和工艺必须受到保护) 有关, 但是到了今天, 工业本身已经需要保护了。生产或农业正从西方迅速撤离, 转移至像中国这样生产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而西方则成为了服务业国家, 我们从事设计、运输、消费、创作广告, 开展律师相关的工作, 这已经失衡了。工业生产和污染理应是社会的一部分。

人工和物料之间存在失衡的情况。物料极其廉价。钢铁几乎不值什么钱, 设备也同样不值钱, 可是人工却贵得离谱。如今在荷兰, 一个小工的价钱大约要每小时50欧元。通过“新部落迷宫”这个项目, 我试图重新恢复两者间的平衡。事实上, 我在这里面打造了一整个村庄和一个工业园。它将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博物院, 代表一种乌托邦社会, 但另一方面, 它同时又是一个反乌托邦的社会, 因为你需要从事繁重的劳动, 会弄得又脏又累。这个“新部落迷宫”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加简单, 数量也很有限。但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想要拥有纯正的生活, 更加贴近自然和工业生产。这意味着你必须卖力劳动, 同时, 这也意味着更多地关注质量, 而非数量。你想要不知名地区出品的廉价、劣质布料, 还是高价、优质、可以一辈子使用的好布料呢? 关键是对产品的热爱, 而不是对它们的消费。

**MW:** 你的作品还经常涉及战争的主题。你曾推出过武器的复制品, 最近还和著名的军事家罗伯·德怀克 (Rob de Wijk) 一起开设讲座探讨这一主题……

**JL:** 战争是终极的对抗。我经常思索, 为什么战争还没有开始, 如果真的开战了, 又将会是怎样的一场战争? 它看起来会如何? 罗伯·德怀克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这一主题还涉及自由、权利、生死、英雄主义和道德, 以及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的结论是, 这样的事情很可能会再次在我们社会里发生。它的发生或许会跟食物有关, 或许会由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引起, 因为人们无法继续按照以前的方式生活。然后变化会发生得非常迅速。

**MW:** 我们目前正面临不断加剧的食物短缺问题, 特别是食物质量问题。许多西方城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相关项目, 比如城市农业……你认为中国可以从中汲取什么经验?

**JL:** 不仅仅是中国, 对全球而言也是如此。我非常担忧蔬菜和动物基因操作技术的使用, 因为这一问题确实已处在危机边缘。如果基因操作出错, 这个错误将非常严重。如果你按照传统方式做事, 你的收入或许会较少一些, 但你会更加灵活。但如果你通过基因操作改良过的玉米出错了, 后果将极其严重。事情越复

杂, 就往往会更快地崩离析, 就如同一栋纸牌造的房子那样。

你可以和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在一起, 以史无前例的消耗水平生活。特别是在中国崛起之后, 它现在和将来的消耗会越来越多。这对世界来说意味着真正的危险。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将如何解决。或许未来将发展出新的高科技, 比如核融合, 以及随之而来的无限能源。或许我们会面对一个巨大的危机? 又或许会出现波及全球的战争或病毒? 因此在我看来, 未来仍带着些许阴霾。尽管如此, 我还是生活得很快乐。

**MW:** 你的作品涉及生殖器、放大的人像乃至食人。这是否与你未来的忧虑有关系?

**JL:** 这里我会谈到我们另一件名为“奴隶之城” (Slave City) 的作品, 它可以是一个阴暗的反乌托邦式项目。它是一个城镇, 在那里, 奴隶为奴隶而活, 一切都围绕着效率展开。你可以用最少的人力赚到多少钱, 而且一切都必须是绿色的: 绿色能源、有机食品, 以及丰富的文化。其概念是金钱至上, 并使用钱来发展好的东西, 包括科学、文化、医学等。城中的“居民”每天在办公室里工作7小时, 还要在田地中或车间里劳动7小时, 然后才能被允许休息放松3小时, 最后再睡上7小时。“奴隶之城”是第一个“零能耗”的城镇, 是一个所有东西都会被回收的绿色城镇。它不会浪费这个世界的任何资源。你之前提到的食人形象是一个“从摇篮到摇篮”的装置, 我为此分析了人体的有用性。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即总人口中约6%的人可以作为奴隶工作, 因为他们拥有合适的性格、合适的健康状况, 以及适当的比例。而其他所有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回收利用。那些健康但不能从事劳动的人, 将被用于器官移植。还有一些不够健康、不够聪明的人, 虽不能工作, 但吃起来味道不错, 他们就会被作为可食用的肉类。此外, 还剩下一大群人连吃都不想吃的……他们可以被用来创造能源。因此, 基本来说, 我极其理性地对一个人做出分类, 然后评估如何以最负责的方式来对他进行回收利用, 并以一种环保的方式来赚钱。因此我打造了一些手术台、手术室, 里面放着被屠宰的人, 以及巨大的绞肉机。这是一种极度理

性的手法所带来的结果。这件作品也有点像是一堂解剖课, 那些骨头和器官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塑料感。一切都关乎价值、伦理、美学、道德、食物、能源、经济、组织和管理。

**MW:** 我曾看过在海牙的展览, 它有点让我想起了德意志第三帝国……

**JL:** 是的, 当然了。但它表现的并不是这个。它更像是我在探究60年前德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这个与荷兰相邻的城市, 那里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文化。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呢? 为什么它不会再次发生, 在我们身上发生? 德国在战前 (直至今日) 是一个拥有先进文化、艺术、音乐和科技的国家。所以“奴隶之城”并不是一件关于第三帝国的作品, 而是因为第三帝国让我思考下面这个问题: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如果它再次发生的话怎么办? 瞧, 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理性。每个人的电脑上都放着一张Excel表格, 许多决策都是根据超级Excel表格和复杂的计算模型做出的。我认为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发明。你可以看到, 许多人无法获得治疗, 因为生病太过昂贵了。在未来, 我们或许可以获得一张医疗扫描单, 上面写明建议, 告诉我们人生中要做什么、要抛下什么。因而, 我们作为一个团体的责任越来越少, 对彼此的关怀也越来越少。个人主义越来越严重, 每个人只能自己解决问题。这让我很是担忧。

**MW:** 换个不一样的问题, 如果你获邀来中国展出一件作品, 比如在上海或北京, 你会在这里展出什么?

**JL:**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个巨大的展览, 阐释“新部落迷宫”和“奴隶之城”的主题——一个讲述人在社会中的处境的展览。这里所说的“处境”对中国而言也很有意思, 特别是因为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西方截然不同。我们正处于衰退中, 而中国的情况却相反, 中国人正面对着金色的山峰和无限的可能性。因此我认为可以打造一个未来主义的展览, 并在其中再次融合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主题。当然最好是能在城中最大的博物馆展出这件作品了, 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前往参观。或许也可以把这个展览设在城市中心的大型广场上……



1. BikiniBar (2006) 是一个老年活动室, 聚集了雕塑和建筑的共同特征。室内的休憩空间为那些想要逃离忙碌的海滩生活和坏天气的人们提供庇护。BikiniBar也是唯一一个无需准许便可入内的女性身体。

2-3. 寺庙 (New Tribal Labyrinth) 的一部分, 2012) 为农夫提供了一个可以冥想和礼拜的静谧场所。它的一半埋在地下, 周围是草坪和沙滩。内部陈列着一个Funnelhead雕塑。Funnelhead是一个在AVL的作品中重复出现的主题, 它是人类现状的标志, 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承受着强行喂食。